

854.6
366-8
2



白 娘 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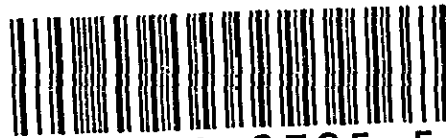
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白 娘 娘

顧 一 樵 著



3 0614 2795 5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854.6
966-8

87994

白 娘 娘

白 娘 娘

(五幕劇)

序詩 青海作

(一)

你不見暮山的雷峯

塔上一團團雲移，

白娘娘在睡着歎息，

表現那數說不清的愛？

*

*

顧
一
樵

「我是愛的精靈

——我還是愛的精靈！

固然，愛是無上的禍根，
沒有愛？沒有愛，

世界？

頑石一塊，

亂石一堆！

*

*

愛，愛，

千年塔下也不孤零。

湖邊的伴侶，成雙的侶影，

白 娘 娘

膜拜着誰？送子觀音。
磚上留的是熱吻；
塔邊，流不住的清淚。」

(二)

如今你不見了雷峯塔影，
你將永遠不見那雷峯塔影。
不是——不是風雨來摧殘，
也不是白娘娘在翻身。

*

*

初霜的深夜，
一瓣黃葉，緊緊的，

白 娘 娘

靠着一瓣黃葉，

輕輕的墜落，

微微的暗泣，

是情在作障，愛在造孽。

*

*

是湖心的白衣女郎，

纖腰倚定湖波搖曳，

把昨夜和今宵，

做一滴淚一聲歎息。

*

*

從此你不見了雷峯塔影，

你便永遠不見那雷峯塔影。

劇中人

許仙

白娘娘

小青

許元（許仙子）

法海

少帥

流氓數人

引 化 幻

〔四圍山色中，襯出一個茅蓬。茅蓬中有一個苦修的和尙，閉目靜坐。夕陽照着，一切和善而靜寂。草間偶有悉索聲響，但亦看不見什麼。〕

忽然一陣風起，烏雲送來了疾雷和迅電。草間悉索的聲響繼續不斷，悉索處且見一白色蠕動之長條游至茅蓬裏和尙面前。電光有時照到了茅蓬裏，和尙還是鎮定不動。

雷聲響時又有一條青色的蠕動物匆匆地遊到茅蓬裏。這青色的依隨着原有的白條動物。

電光照處原來是一條青蛇和一條白蛇。

白蛇伸出頭來向和尚點首示意，和尚目微微一動。

此時但見電光閃爍，雷聲却已靜散。聽得見白蛇起始請求。

白蛇（向法海禪師俯首作蛇語，常人決難了解，但法海道行已深，似能完全了解）

法海 白蛇，你說你修道千年，因慕人爲萬物之靈，要想學做一次人，是不是？

白蛇（點頭）

法海 你可知道做人不是容易？做人有做人的苦處？

白蛇（點頭）

〔以後法海問話，白蛇均表情作答，表示願意吃苦做人之意。〕

法海 你既然決意要嘗做人的滋味，你可以去試一試……

你可知道世界上的人每說人面蛇心，把你當作狠毒的東西……

你須記得你自己的本來面目，你變了人也是人面蛇身，你可不要跟人面蛇心的人們學壞了，你還須爲天下的蛇類爭個光榮，免除一向的醜惡和侮辱。

白蛇 （俯首遵命）

法海 你既要做人，你要做怎樣的人？

白蛇 （答語並扭轉身子做嬌態）

法海 你向來一身潔白，你願意變成個美貌的女子，是不是？但千萬切記不但要做一個美人，還要做一個好人。世界上說最毒女人心，你可切記莫犯！哦，你要做一個女人……

（至此法海忽有所思，神情遽變）噲噲，不好，不好，你不要做女人吧！女人最難做，

女人的難處最多！

〔靜默一會。白蛇青蛇商量片刻。〕

〔白蛇繼續發表意見。〕

法海

（歎息）也罷，你既然一定要做人，就預備着嘗試做人的一切甜酸苦辣。你就去做女人吧。世界上一切的情緒一切的歡樂一切的痛苦，祇有女人最嘗得透！但是，最後我叮囑你一語：做人不是容易，學做人更不容易。你應當預備犧牲，你應當接受痛苦。但是，不要怨恨，勇往地做人去吧！

〔雷聲起處，山林幾成黑暗世界。未幾，雨過天青，茅蓬裏一白衣女郎一青衣女郎伏地叩首，但和尚已不知去向。二女郎抬頭看時，不見禪師，四顧茫茫，若有所失。〕

（幕落）

第一幕 廟會

〔一個大寺院裏的一座觀音殿上，一邊供着送子觀音。靠外擺着一個拆字算命攤頭。一個似道非道似僧非僧頭戴金箍自號金山半仙的坐着打瞌睡。忽來一個少年，向半仙呆看了一會，又走前至送子觀音前出神了一會，然後回到半仙跟前，將半仙推醒。〕
半仙推醒。好容易半仙醒來了。原來這半仙却便是法海改扮，若有不信，一聽下面說話口音便知。少年是誰，他自己會報名上來，却便是許仙。〕

許仙 請問這位可是金山半仙？

半仙 (指招牌) 名爲半仙，却是不折不扣的山人。

許仙 請問可能爲我解一難題？

白 娘 娘

半仙 你請看（指招牌）山人最會解人難題！（便一連串說下去）待山人信口占來，便可求財得財，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豈非是一切難題都解決了麼？

許仙 鄙人亦不求財，亦不求子……

〔停頓〕

半仙 且慢，請教「鄙人」是誰？

許仙 賤姓許，單名一個仙字。

半仙 雅號可是不折不扣的山人？

許仙 山人在上，弟子不敢如此稱呼。

半仙 罷了。你既知禮，你的難題也就不難解決了。

〔正談至此，兩小流氓由內上〕

甲 我們快去叫伙計們去。那一對女人太標緻呢！

乙 正是，一個一身白，一個一身青，看他們却不過是鄉下上城的小姑娘，我們正可……

甲 你准知道沒有男人在一起麼？

乙 包在我身上，沒有。我們且叫伙計們來圍他們一圍再說。

〔甲乙下，許仙聽甲乙談話，心神不定，半仙假瞌睡去了。〕

許仙 半仙山人，請醒來。

半仙 山人禁不起人聲嘈雜，只得打坐一回却非睡覺。

許仙 剛纔請教未蒙說出，還請指點。

半仙 說也容易，踏破鐵鞋無處覓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我看你連草鞋都不必買，不要說鉄鞋了，哈哈。

許仙 （被半仙一聲哈哈，倒呆了）請問在那一方？何年何月何日可以完成？

半仙 （細算）噯呀，不好，恐怕就在當時此地。

許仙 怎樣叫當時此地怎樣山人吃驚莫非有何不利？

半仙 那也是前生註定（眉頭一皺，計上心頭）這個非詳細推算不可，待山人到隔壁去拿祕傳的仙冊來，便知分曉。（說罷去金籙法衣立起身來便走，走至門口時，回首向許仙囑說）請你在這裏等一等。

〔半仙已去，許仙無法，只得坐下。坐著無聊，便取法衣穿著玩，穿好又戴金籙。穿戴好坐在拆字台上，裝出神氣不覺暗自好笑。〕

〔甲乙率一小羣流氓由外湧來〕

甲 快跟我來。別讓那兩個縹緲姑娘跑了。

乙 我要搶，就搶白姑娘，白姑娘縫縹緲呢！

衆 大家快來，齊動手。

〔衆向內去，許仙聽說縹緲姑娘心神不定一半爲著急要去看一看，一半或者也爲

白姑娘着急。但一看自己怪形怪狀，一個拆字攤頭，只得心中着急，無從擺脫。許仙眼巴巴向衆人去處望着。兩個妙齡女郎由外人，一個一身白一個一身青，果然清綹。

白 你看觀音殿却在這裏。

青 我們剛纔走錯了路，幸虧出門時我問了信，否則豈非錯過了。

白 小青不要多說，快快點香燭吧。

青 姑娘，（指拆字台）你走得累了，我點香燭，你在這裏坐一坐。（向許）拆字先生，對不起，我們姑娘借坐一坐。

〔許一見二位美女，知是衆人所說，驚愕不言。〕

青 先生，不要呆氣，借坐坐不要緊的。少不得姑娘燒了香還請你占個卦呢。

〔許方略悟，請白姑娘坐。小青放心點香燭去。白遙對觀音瞻仰，目不視許。許徬徨不

安，屢次要說話，又不敢開口，忽想得一妙法。

許 姑娘這裏燒了香再占求子卦，最靈不過。山人善于推算，包可以算出何年何月何日？公子還是千金？

青 （逢巧點好香燭走來）呸，要你瞎說做什麼？我們姑娘還沒出閣，要什麼公子千金？

許 （陪笑）那也快的。先占丈夫卦，再占子息卦好了。

〔白不願，自去叩頭燒香，小青坐在拆字攤頭。許仙知係侍婢，遂用計挑動。〕

許 青姑娘，山人善於相面，看你如此相貌將來必有出色丈夫。

青 （有興趣了）先生你若真正靈驗，你倒占一卦看。

許 這個不用占卦，只要相信山人，山人一相便可說出。（假做相面狀）很好，很好，不是山人瞎說，姑娘命中註定的丈夫恐怕會同女主人公的丈夫一樣好。

青 姑娘是主我是婢，怎能一樣比。

許 這個便是命中的福運。

青 先生，先生，你倒說說看，那年那月那日。

許 （笑說）這也好算，（假作推算）比你女主人公只差得一個月零三日。

青 是早還是晚？

許 是晚一個月零三日。

青 那也很好。姑娘是主我是婢。我服侍了姑娘出閣我再……

〔說時白姑娘已走來聽見〕

白 小青你在這裏嚕嚕嚕說什麼？

青 姑娘，請不要動氣，這位算命先生說我也快有一個好丈夫了。

白 胡說。女孩兒家也不害羞，說這個！

青 先生說真的，你不要不信。他又會拆字，又會算命，又會相面。姑娘何不請先生相一相面？

許 （不等姑娘答應，便早相了半天了）姑娘，請恕山人冒昧，姑娘之面，真是觀音再世。

青 我原說姑娘是觀音面，對不對？

白 （對小青）不要胡說！

許 （以爲姑娘發怒，趕緊轉圜）姑娘，請不要笑，這時候的神氣最好相面。姑娘的相貌，不但美麗而且有威，所謂柔中有剛，真是難得，主夫榮子貴。

白 不禁覺得好笑，但經許仙一說，又不便笑。許再進一步。

許 姑娘，現在可以笑了。（白微笑）這時候的笑容其中亦有道理。（不說下去了）

白 先生，倒要請教這笑容主什麼？

許 姑娘，這一笑可笑得好了。主「一笑姻緣，」「天作之合。」……

「忽衆由內來，見二美，蜂擁上，將白姑娘小青圍在中間，」

甲 大家且圍好，待少帥來聽候命令。

「少頃一年僅十六七之華服少年至，蓋卽少帥者。」

少帥 （走進圈中牽白手）姑娘，青春幾何？何處人氏？曾否許有人家？本少帥貴門世子，文武雙全，雖然有妻有妾，却不曾見過這樣美貌女子，意要娶姑娘爲妾。

衆 道真是姑娘的造化。

少帥 你還是不違拗我的好。我看你作客來此，無依無傍，還是服從的好。我父當朝元帥，誰敢反抗。（向衆）對不對？

衆 對，姑娘還是不反抗的好。

「少帥牽白姑娘，欲行，白掩泣。許仙久在人後着急，依然道袍金箍，至今方逢大家在

出口讓出一條路來，趕忙擋住少帥。」

許 少帥請了。

衆 瘋子快走開。

許 （露袍內服裝去簪）少帥，你忘了許仙了麼？

少帥 （仔細認出）原來是許仙官，那能忘記？你怎麼裝成這個模樣？好，跟我去吃喜酒吧，你沒有飯吃，儘可到帥府來。

許 我許仙自從那年救你一命，你每說有恩必報。今有一事奉商，還請念救命之恩，請賜答應。

少帥 什麼事都可以答應，不要緊。你來吃喜酒再說。

許 謝謝少帥，什麼事都可以答應。我要請求的，便是請少帥把這位姑娘放了——她是我的表妹，從小便許配與我！

少帥 這個——

許 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驕馬難追。況且我救了少帥一命，難道少帥還要搶我的妻子麼？
〔小青示意白乘勢佯作不捨狀。主婢均飲泣，許亦跪地泣求。〕

少帥 罷了！

〔少帥喝令衆下。〕

少帥 （扶許起）我只因為報救命之恩。

許 現在少帥却是我們的恩公了。

少帥 （含笑）許仙官，你既稱作金山半仙（指拆字攤）你可能爲我算個命占個卦相個面看幾時再有絕色美人來（說罷大踏步走了）

（幕落）

第二幕 定情

〔一個偏僻鄉間的人家。早晨光景。小青拂拭案几，白娘娘繖上，手攜針綫等物，坐下便做小衣裳。小青看見了，對白娘娘耳語，白娘娘作半怒半喜狀。〕

小青 姑娘，爲什麼趕着做小衣裳？

白 我自從那天在廟裏——

青 （接說）遇見了許先生以後，是不是？

白 不要瞎說。我自從那天在觀音殿燒了香，便依戀着那菩薩手裏抱着的小寶貝。我想多少男男女女去燒香，總是有道理的。

青 但是，凡事有個先後。姑娘怎不先到月下老人那裏去求個籤，反倒先忙着做小衣裳呢？

白 婚姻是前世的緣分，又何必強求呢？（說罷若有所思，忽然神傷）

青 姑娘不要傷心。我看許先生那人雖好，却是胆小得很。你看他那天當着許多人說

什麼姑娘是從小配給他的，過後却又不敢來攀這門親了。

白 這也不要怪他。許先生老誠忠厚，他只是要救我們主僕二人，免得被強盜搶去，他豈能乘勢佔我們的便宜？

青 不過我總不明白，許先生又不攀親，又時常要來邀姑娘出去散什麼步，釣什麼魚，看什麼月亮？

白 這亦是他待人好。他怕那羣強盜曉得了要來搶，勸我們搬到這僻靜的鄉下來。他又怕我們寂寞，又怕我們女孩兒家沒主意，不放心……

青 姑娘，你倒好耐心，老等在這個僻靜的所在。你不記得算命先生說的，我命裏也有一個好丈夫，我可不能在這裏就誤光陰。

白 （譏笑說）倒是那一位算命先生說的罷？

青 唉，就是那許先生說的。

白 哼，別受了他謊了！你看他那個模樣，那裏像算命先生呢？

青 你不知道他纔靈呢。不信，等他來了我再問他。

〔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許先生剛剛來了。〕

青 （問許）許先生，你是不是算命先生？

許 （愕然）什麼？

青 你不記得，你在廟裏替我算過命麼？

許 （憶起，但假裝說）我不記得。

青 那能記不得？你說我命裏有一個好丈夫，你還說我的好日只比姑娘晚一個月零

三天！

白 許先生你真會算命麼？

許 （局促半晌，只得說老實話了）真不會，實在不會！那天不過……

青 許先生，你倒抵賴得好？那天你不但騙了我，你還騙了姑娘呢——你說什麼「笑姻緣」「佳偶天成」。

許 （羞慚不語）

白 許先生，何必客氣，你自名爲金山半仙，想是經過異人傳授的。

許 （乘勢轉圜）不瞞姑娘說，金山半仙，乃是我的師傅。（仍舊說謊）那天只因師傅有事去了，暫時撐個場面。

白 但是，許先生你爲什麼學這個玩意兒呢？

許 姑娘不要誤會。我家道雖然平常，但是開個藥材舖也還過得去，所以我並非學的算命，乃是要得點仙法。

白 （笑說）哼，我早知道你不是算命先生了。

青 （聽着呆了）那不成，許先生你說了我，你得賠償我的損失來！

白 小青，不要胡鬧？你有什麼損失要賠償？

許 （安慰小青）小青姐，不要就憂，我的話恐怕還是靈驗的。

〔小青呆呆出神〕

白 癡了頭，還不快去倒碗茶許先生喝！

〔小青下〕

許 （初甚局促，看見了小衣裳，便有了話說）這替誰家的小弟弟做的？

白 （頓時羞紅了臉）只是做着玩……

〔小青正端茶上〕

青 先生，你不知道，姑娘做小衣裳纔做得認真呢！

〔白佯怒視青，小青卽下。停半晌。許欲語還停。後來還是白先開口。〕

白 先生學了仙術，想必覺得這兒女的念頭可笑得很。

許 (提起學仙暗自吃驚，遲疑了半晌) 姑娘，請你恕我一再謊了你。老實說，我既不

會算命，也不會學仙！

白 我看你氣概不凡，不學仙亦有仙氣。

許 謝謝姑娘多獎，我雖名叫許仙，我那裏有什麼仙氣？我連自己前途的命運還不知道。那天在觀音殿只是在央人算命！

白 你真是一個老成持重的人，一切都鄭重其事。

許 我是一個猶豫不決的人。

白 但是你怎樣又肯仗義來救我們主婢二人？

許 只因爲我見了你——（格格不出口）

白 你怎麼想出造那許多話？現在想起來，還叫人難爲情！

許 我一時急得無法，想了那些鬼話。但是，姑娘，我救你完全爲了仗義，我並不敢根據

白 那些鬼話，妄想着自私自利的念頭。（莊重地說）

許 許先生，你真是一個好人。你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我不知怎樣纔能報答。

白 這個也說不到。但是姑娘我一向有一句話，至今還不敢說出。

許 有什麼話何不說呢？

白 惟其你當我是恩人，你在想報答我，我纔不敢輕易說。我總壓制着自己不要使你爲難。

許 請你告訴我吧，否則我要覺得對不起你了。

白 （放膽說）姑娘，我實在是愛你，從那天一見你，我就愛。

許 謝謝你。（說罷低頭不語）

白 姑娘，只要你不怪我那天的唐突——

許 你好意救了我們，我怎能怪你？

許 只願你忘了我曾救過你——

白 好吧。就算我們從來不相識，我們無恩無怨，就從今天從新認識起。

許 就從今天起，就從此刻起，容我傾吐我的真情，容我愛你，容我來向你求愛。

白 我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弱女子，我對你只有感激。

許 感激？我不要……但是，姑娘，難道你不能愛我一點兒麼？

白 我是一個不懂世情的女子，但是我覺得愛是一件又有趣又冒險的事呢。

許 惟其是冒險，所以有趣，所以值得！姑娘，我願犧牲一切來愛你！

白 （真是不懂世故地問）犧牲一切，難道連生命也肯犧牲嗎？

許 豈止是生命。前面的小河，是我們時常遊憩的所在，那裏我可以死，但是死了以後，

我的靈魂還會隨着我的愛人。姑娘，你真不信麼？

白 （聽見言重過意不去）好朋友，我早知你的忠誠。我起初還祇是糊裏糊塗的，但

白 娘 娘

是逐漸地，我感覺到你的溫存，你的深情和厚意。

姑娘，請你愛我！爲着愛——

讓我們的生命做保障！

讓我們的生命來犧牲！

〔許取出大圓明珠一顆贈白，以爲定情之物〕

（手持明珠）愛人，你纔和明珠一般皎潔。（白見明珠忽然好像呆了一般。）

許 這明珠像你一樣，不是世間所有，乃是仙界下凡來。

〔白似有所憶，只是沉思不言。〕

許 姑娘，你爲何不說一句話？你可能容納我這小小禮物？

（躊躇難說）也奇怪，這寶貝似曾見過，我看見了，似乎有一種異樣的感觸。

許 這確是一樣寶貝，二十年前還是我小孩的時候，有一個老法師送給我的。

白 怎樣會送給你這樣的東西？

許 這位法師說得很奇怪。他說我救了一條仙蛇，故此奉贈這粒珠子，以報救命之恩。後來錢家少帥被蛇咬了，各處懸賞求醫訪藥，都不見効。占占卦說要許仙人方可治好，纔找到我來。

白 你倒是怎樣把他治好的？

許 我胡亂把這粒明珠放在少帥嘴裏，含了不滿半個鐘頭，就完全好了！

白 原來就是這樣你救了那位少帥的命。

許 就是這樣我救了少帥的命，想不到就是這小小恩惠那天在廟裏得以搭救了姑娘。想起來都還是冷泉亭畔的一點善念，造成了今日你我的姻緣。

白 請問冷泉亭畔倒是怎樣的姻緣？

許 說起來還不忍。二十年前我在飛來峯前冷泉亭畔看見一個人剖蛇腹吃蛇胆。據

說好治什麼奇病，靈驗得很。我看見了賣蛇的手裏還有一條潔白可愛的小蛇，就動了惻隱之心，出錢買了放了生，後來據那位法師說這正是仙蛇，遇劫幸虧我搭救呢——

〔說至此，白忽有所感觸，昏去不省人事。許急呼救。青上忙亂一陣。〕

許 青姐，請你照顧着姑娘，待我到街上去配點藥來。

〔許下〕

青 （以水灌白，瞥見白手中明珠）唉，這寶貝那裏來的？姑娘總說從前有一粒明珠遺失在外，不知現今怎樣找到了。（憶起）姑娘說過那粒仙珠能醫百病，讓我來試試看。

青 （說時將仙珠放在白姑娘口中，果然不久就醒過來）
好了，姑娘醒過來了。

〔少停，白略進水，已覺精神恢復。白口中吐出珠來，青好奇發問。〕

青 姑娘，這粒珠救了姑娘，可就是姑娘常說的那顆從前遺失了的明珠。

白 不是遺失，是我二十年前贈送了我救命的恩人。

青 那麼這顆明珠怎樣會來呢？

白 唉，這就是許相公定情的禮物，我不料許相公就是我從前的救命恩人。

青 這個好極了。且不管許相公怎樣救你，現在你們定了親就好了。

白 （不勝淒慘）青青，你不知道這其中的隱情。惟其他是恩人我纔不好愛他嫁他。

青 這怎樣講？

白 青青，你知道我們的本來面目嗎？

青 姑娘，我更不懂了。

白 難怪你不懂。我剛纔夢遊深山，夢見一個老僧指點。唉，青青，好好的過活吧，我不應

再來喚醒你我的本來面目！

青 姑娘，怎麼說話離離奇奇的。那夢中的老和尚到底指些什麼來？

白 他告訴我怎樣來到凡間？

青 姑娘，難道你真是仙女下凡麼？那麼，我的前世呢，你可曾問起？

白 你也同我一樣。

白 惟其我們是與衆不同，我纔不好——（說至此，門外人聲嘈雜，闖進小流氓二人。）

甲 （向白）原來藏在這裏鄉下。

乙 你們記得不記得那天在廟裏我們少帥看中了你，要帶你回去，被什麼許仙官打？說什麼你是他的未婚妻。現在你到底嫁了他沒有，從實說來！

白 （駭得畏縮萬分，啜泣無言）

青 大爺息怒，請待相公回來，你們就可以問個明白。

甲 別冤人了。你們姑娘那裏就嫁了許仙？我們各處打聽，好不容易打聽到這裏。我們問起鄰居，說倒有一位男人時常來往，却未見住在這裏。

乙 姑娘，我勸你還是嫁給我們少帥的好，又有錢，又有勢，那一樣福不好享呢？

〔說話間衆擁少帥上〕

甲 報告少帥，這位姑娘還沒出嫁。

少帥 姑娘，聽說你依然子身無靠，可肯跟我回去，免得在此受苦？

青 我家夫人剛纔患急病，相公出去配藥去了。請少帥坐坐，相公回來再聽候吩咐。

少帥 (向甲乙) 怎麼變了夫人了？相公又是誰？

乙 少帥，不要聽那小丫頭瞎說，沒有的事！

〔許仙攜藥慌張上〕

青 (急向許仙) 相公,你回來了。夫人病得真不好過,這位少帥大人來了,夫人又不能招待。

許 (見少帥故作鎮靜,行禮甚恭) 蒙少帥光臨敝舍,有失迎迓,罪該萬死。

少帥 許仙官,原來又是你!這位姑娘到底是你什麼人?

許 少帥,容我介紹賤內參拜。(青扶白起向少帥行禮) 請恕病體,不能盡禮。

〔白體弱不支,伏地不起。〕

少帥 (十分掃興,反而要贈金了) 許仙官,這是區區的賀禮。

〔少帥率衆下,許扶白起。〕

許 姑娘受驚了吧!病可好些了?待我煎藥來。

青 相公,姑娘的病,不要吃藥的,剛纔昏過去後口中含了你那顆珠子就好了。

許 (問白) 真的麼?

白 娘 娘

白

(十分鄭重)謝謝恩人。

許

姑娘，不要謝吧，但願你愛我這顆明珠！但願我倆的愛情地久天長！

(白微微含淚，點首應允)

(幕落)

第三幕 驚異

(仍是鄉間。端午時節，室內佈置一新。中供一送子觀音，小青正張羅着。許仙自街頭沽酒歸。)

青

仙官，你回來了？今天是端午節，娘娘自己在燒菜呢。

(許仙神志衰頹，呆立不言語。無精打彩地把酒遞過。)

青

（接酒）你怎麼又買酒？不是我們家裏還有嗎？

許

（嚴重地說）這是金山半仙給我的雄黃酒，這是驅妖除怪的端陽酒！

青

仙官，坐下歇歇吧。青天白日，那有妖怪？

〔白自內上，青正撫摩許仙，白瞪了小青一眼。〕

白

仙官，你回來了？我看你神思不甯，到底在外面吃了什麼驚了？

許

（坐下，停半晌方說出）我在街頭遇見了那金山半仙——

白

就是你的師傅是不是？他說什麼來？

許

他說我面有妖氣！

白

這什麼話？我看你祇是累了些，多歇歇就好。好好的人那裏有妖氣呢？

許

你別不信，你看我面上難看得很，怕真有妖氣。

白

你剛才出門，還是神色好好的。聽了什麼金山半仙的話，倒嚇得這個模樣。

白 娘 娘

許 是的，本來我倆在一起，總是快快活活的。不知怎樣今天遇見了這位金山半仙，他

提起了妖氣不妖氣，我覺得好像夢中驚醒，神志不定起來。

白 我勸你這些事不要管他。自己嚇自己也會嚇壞的。

許 噲，你看見過妖怪沒有？

白 沒有！

許 我聽說妖怪有三只眼睛四只手……

白 不要孩氣了。我看你面色蒼白，稍爲吃點酒活活血就好的。

〔白下。稍停，青托酒菜上。〕

〔白上偕許人坐，青斟了酒卽下。〕

白 （敬許仙酒）仙官，我們飲此一杯酒，願官人酒到病除。

許 娘娘，我們來共飲一杯——

〔二人共飲。白飲酒自覺不妥，張口噴許面，自現蛇影。許本瘋瘋顛顛，見狀驚呼而倒。白急吞明珠，仍化人形。白見許昏倒，撫許大驚，青亦聞聲上，一同施救。〕
怎麼喝了酒就這樣。

青
白
〔隱藏不言〕這酒有點奇怪，我們吃了酒就闖出這禍來。

青
娘娘不知，這酒叫雄黃酒，可以驅妖除怪。

白
〔吃驚〕真的，那裏來的？

青
仙官自己帶回來的。娘娘，仙官說有妖氣呢？莫非仙官真有妖怪附在身上，喝了這酒就顯原身了！

白
不要胡說，你這不知本來面目的了頭！

青
娘娘，這事怪我亦無益，官人還不見醒來，我看還是找那個金山半仙來搭救吧！

白
你說得容易，誰又知道金山半仙在那裏，並且我們見了面亦不認識他，哼，就是他

白 娘 娘

同仙官說妖氣不妖氣，他害了我們好苦啊！（閉目沉思）沒有法子，且待我去走一遭吧！（向青）小青，你好好守着仙官，我自己採仙草去！

〔白下〕

青 （自言自語）仙官，你醒來吧！你可不能死啊！你說我有福氣，嫁一個像你一樣的丈夫，我也不要找別人，嫁你就甘心了。仙官，你可不能不活啊！

〔哭訴時敲門聲。〕

〔青開門。來者正是金山半仙。〕

半仙 不要哭，山人來了！

青 （驚跪）莫非就是金山半仙？

半仙 你怎樣認得我？

青 我好像見過你的。

半仙 你怎樣知道我是金山半仙？

青 你這套法衣我們仙官穿戴過的，故而認得。

半仙 我此來正是來拜望許仙官。

青 半仙來得正好。仙官喝了雄黃酒醉昏了，請半仙快來搭救。

半仙 這酒我知道。喝了亦不致於醉昏啊！（撫許）哼，這不是酒醉，乃是吃了大驚嚇昏倒的。

青 仙人，不要多囑囑吧。仙官昏了不省人事，請你快快拿仙丹來，救他一命吧。

半仙 山人善於卜卦算命，不過葫蘆裏並不賣藥。

青 噯呀，仙人葫蘆裏沒有藥，那怎麼好搭救仙官呢？（又要哭了）

半仙 不要哭慌了。且待山人占卦。（占卦）這卦占來主先凶後吉，逢凶化吉，不妨事的。命中有晦氣，遭點小磨折，就有救星來到，包無性命之憂。

青 卦雖好，那麼救星呢？

半仙 不要忙，說來就來的。

青 那麼，仙人，請你可否再占一卦，占官人的終身。

半仙 （再占）從卦上看來，這位官人的終身還要留心纔好。官人娶了親沒有？

青 娶過了。

半仙 恕山入愚笨，敢就是夫人。

青 （羞慚）不敢，不敢，小的乃是侍婢，夫人配藥去了。

半仙 哦，娶過了親的。（猶疑不定）

青 仙人請直說，不妨事的。

半仙 恕我直說。這對夫妻，傾軋太利害，最好還是早早分離。

青 他們夫妻命不對，敢是過了今年會好麼？

半仙 怕就過不了今年吧！

〔說時白娘娘攜藥草上〕

青 好，娘娘來了。娘娘，這位就是金山半仙，我央他占了一卦，他說相公不妨事，救星一到就好！

白 （示藥草）我各處尋訪藥草，只帶了這些回來，不知可中用不中用。

青 讓我問問仙人。（白欲止青，青已以藥草示半仙）請仙人看一看，這藥草可會靈？

半仙 （看了一眼）這藥草就靈。

青 仙人既這樣說，請呵一口氣，可以格外靈驗些。

半仙 （呵一口氣）這便是仙草，一吃就好！

〔許吃了仙草，果然便有些醒來。〕

半仙 唉，醒了醒了！但願你脫離情網，隨山人修道去吧！

白 娘 娘

〔半仙說罷自去〕

白 (向青) 這人說話瘋瘋顛顛，仙官就是遇見了他，他說了些鬼話，嚇得仙官這樣，現在還胡言亂道！

青 娘娘，這仙人到底有點靈驗。他說仙官病不要緊，果然就好，是不是？

白 這還是我的藥草的功效。

青 這是仙草的功效，那藥草被仙人呵過了一口氣纔這樣靈驗。

白 誰讓你給他呵什麼氣？

青 哼，幸虧我請教了仙人，要不呵那口氣纔不會是仙草呢。現在你不要仙官好了就

說起大話來。仙人還有要緊話呢！

白 什麼要緊話？

青 這話我不告訴你？

白 青青，你怎敢不告訴我？

青 這是天機不可洩漏。

白 這同仙官有關係嗎？

青 （點頭）同娘娘還有關係呢！

白 謝謝你，快告訴我吧！

青 這話說來有些不吉利。

白 你說罷，我不怪你。

青 仙人說娘娘同仙官命裏衝，不好在一起。

白 命不對？這人又不曉得我的命。我幾年幾月幾日幾時生，連我自己還不知道。

青 仙人他會占卦，一占卦什麼都占得出呢。

白 那麼是不是今年流年不好？

青 仙人說過不了今年呢！（加料說）他說你們夫妻倆命裏傾軋，不出今年，不是娘

娘死，就是官人……

白 青青，你怎麼毒口說出這話來！

〔驚嚷間，許仙忽哼哼作聲，白及青亟靜靜侍候〕

許 你們在說什麼？我好像聽見說我們夫妻兩人不好在一起。這是誰說的？

青 是金山半仙說的。

許 這些事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。今天早晨遇見了金山半仙，說我面有妖氣，我本來不相信。他給了我些雄黃酒，說能驅妖除怪，我也就帶了回來。

青 哦，酒亦是金山半仙送給仙官的。莫非酒裏有毒啊！

許 不會，我只吃了一口，但覺眼前一陣火星撲面而來，模糊看見——

青 看見什麼？

許 看見一個妖怪。

青 真的？

白 官人，你眼光零亂，看見的還不是些夢幻泡影嗎？

許 是，像夢裏一樣，只看見一道白光，以後便不省人事了。

青 一道白光，這是什麼妖怪？

許 像是一條白龍……

白 端陽正是賽龍船的日子，難怪官人白日見龍呢……哈哈，這都是幻影罷了，不要再提起吧。

許 可是剛才金山半仙說我們夫妻不能在一起，那便如何是好呢？

白 官人，這只好隨你定見，你要相信這話，我只好和你分離。

許 這那裏可以？這不能！我可不能沒有了你獨自活着！青青，你不要造出這些話來吧，

這是不會的！

青 官人，我本來有個主意，現在你怪我造話，我可不說了。

許 青青，你真有好主意嗎？

青 有是有！

許 那麼，青青，你說吧，我們決不再怪你造話。

〔青附許耳語，許微笑；許附白耳語，白惡狠狠看了青一眼，亦笑了。〕

白 好，官人，誰讓你冒充了金山半仙，說什麼青青命裏的丈夫同我的一樣好。

許 今天正是我倆結婚後一個月零三天，誰又能說我不是許半仙占卦相面靈又靈？

（幕落）

第四幕 哭變

〔清明時節，許氏墓旁〕

〔兩流氓上，打量墓碑後，便坐在坟前休息。〕

甲 今天清明，那兩位娘們一定會上新坟的。

乙 自然。我們來得早，稍等一回就好到手。

甲 噲，這個主意可是我想的，少帥面前你可不許搶我的功。

乙 哼，這位許仙官死的消息，可是我先知道啊！

甲 我也知道啊！

乙 可是我知道在先。

甲 誰說的？有什麼憑據？

乙 我爸爸姊姊的女婿在那裏鄉下開棺材舖，所以一死我就知道了。

甲 我妹妹的公公是他的醫生，他還沒有斷氣，我早就知道他準死。

〔二人說着哈哈大笑〕

乙 說正經話，少帥可答應我們多少賞金？

甲 這可沒有說。哼，你真不懂事——這種事得祕密，那能在少帥面前預先聲張。

乙 （驚愕）難道這搶女人的事，少帥沒吩咐說嗎？

甲 少帥連曉得都不曉得，這都是區區的主意。這神出鬼沒的能耐，你得佩服我。等我們搶了那白衣女人，到少帥跟前獻上去，包不得我們纔要得發呢。

乙 那我們不成了有功的人麼？

甲 可不是少不得還要把我們當舅爺看待呢。

聽，有腳步聲音來了，我們快躲起來。我們一人躲一邊，你留神我的手記號，一看見手動便動手。

〔甲乙隱樹後〕

〔法海合十上〕

法

（向墓前合十禮拜）許仙官，你我在觀音殿上有緣相遇，恰好那兩位女子也來投香。你屢次好心搭救了他們，論理他們亦應該報答報答。可是，前生的事，他們又那裏知道，終於難得好結果。仙官，去年端陽節，老僧曾點化過你，現在，你悔之晚矣！……仙官，你死而有知，你該知道你在世還有未了之事，一誤不能再誤，祇好老僧來代你擔負吧！

〔說罷，四面張望，亦隱至樹後。〕

法

（見甲）阿彌陀佛，這位躲避在此作甚？

甲

（一面講，一面作手勢）噲，你這和尚管什麼閒事。

〔甲扭法海至墓前，乙從那邊趕來。〕

乙

你這和尚來這裏做什麼？你可曉得今天她們奶奶來上坟？

法

阿彌陀佛，這個老僧那有不知。

甲

哼，那麼你來化緣，還是看女人呢？

法

不瞞兩位說，老僧此來，不是化緣。

乙

和尚，那我可關照你，這位奶奶我們少帥已經定了，今天我們來就爲這個，你可不

要太歲頭上來動土。

法

這可巧了。老僧亦是奉少帥之命！

甲

真的，少帥差你來的嗎？

乙

噲，和尚，你可曉得她們有主僕二人，你一個人怎能濟事？

法

曉得？你們可曉得她們主僕二人以外還有別人？

我知道啊！挑祭菜的伙子。

法

不是。

乙 住在他們鄰近的王家嫂子？

法 更不是。

乙 那沒有別人，就是有，憑我們弟兄倆，亦不在乎。

甲 （到底就心）到底那第三個是男人還是女人？

法 男的——（甲乙驚愕）剛剛五個月的小孩子！

甲 （放心了）這不相干，小孩子擲在這裏就算了，我們要搶的是女人。

法 （笑說）哼，女人何必搶，他自會跟你走呢！

乙 和尚，你莫非有何妖法，會叫她跟你走？

法 不瞞兩位說，沒有妖法，亦沒有仙法，却好省得一路上拉拉扯扯，徒勞無功，人家看

見了，反損壞了少帥的名譽。

甲 你倒說說看，什麼好法子？

白 娘 娘

法 你們可知道那五個月的小孩子是誰？

乙 還沒看見，誰知道？

法 那就是許仙官的親生子。自從仙官死後，他的女人哭得死去活來，這個小寶貝更是寶貝得像夜明珠一樣。所以（呼一大口氣說）老僧此來，只要抱走了那小寶貝，那女人自會跟我來到少帥的跟前！

乙 有這等事？

甲 大和尚，你的主意不差。那麼，我來搶這個小孩，好不好？

乙 我跑得快，我來搶好了。

法 這個不必爭論，請問兩位抱了小孩往那裏跑？

甲 自然往帥府。

乙 我一口氣都跑得到，讓我來。

白 娘 娘

法 請問兩位這小孩怎樣好交給少帥？

甲乙 （領會）這個不對。

乙 那麼半路擲了好了。

法 阿彌陀佛，罪過，罪過。這小孩還是送到金山寺去讓老僧來撫養吧！

〔聞人聲漸近，法海向甲乙低聲指示一切，甲乙領悟，各避入樹後。〕

〔白娘娘小青上，小青提籃盛祭菜香燭，白娘娘抱一小孩，至墓前悲泣流淚，不可自抑。〕

〔小青陳設好，白禮拜。〕

白 （哭訴）仙官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前年今日，正是我們定情的日子，直指望青山常青，我倆的恩愛地久天長，想不到如今你已長眠泉下，又誰知明年花開時，妾身又在何處？

白 青

仙官，你不想想這可憐的孤兒？仙官，你也該可憐可憐這無父的孤兒？

想我們未訂婚前，我已經癡做着小衣裳；想我們未相識前，我也曾呆望着送子觀音無限出神！世上一切原是夢，我們的恩愛本是癡。但是誰又想到這兩情相愛的結晶品，這天真爛漫的小寶貝，要你的生命做代價？

兒啊，我願你不要來到世上來受苦吧，世界是怎樣的無情兒啊，我要你，我又沒福要你，還是你自己命苦，還是我命苦，害得你的前途也孤苦伶仃？……（哭不成聲）

〔小青扶白起，亦拜了幾拜。〕

娘娘，不要哭了，想起仙官的病也真奇怪，又不是風寒症，只是虛虛弱弱就無醫救，那時娘娘正添了小寶寶，都是小婢服侍不周到，故而如此。

事到如今，亦不必埋怨，青青，你不知道——我一向就遲延着不肯答應仙官這婚

姻的事。我心中縱然愛他，我亦不敢愛，並且，惟其我愛他，我纔不能害他……

娘娘，這什麼話？娘娘又何從害他？

不是這樣說。我們命裏有蹊蹺呢！

哦，那金山半仙說仙官同娘娘命裏有衝，不能在一起，現在想來真靈驗呢。

這亦不待他來說。

可是我想夫妻相衝，配個二房自然好解了。這也是小婢一點癡心，那曉得反而不好呢？

這都是我們不好，現在後悔嫌遲。幸虧還留下這個小寶貝，我們祇要盡心愛護，撫養成人，也就算對得過仙官了。我們一同來禱告，願仙官保佑我們的小寶貝——

〔小青將小孩臥置草地上，二人同拜默禱。〕

〔甲以手示意，甲乙奔出，乙先搶小孩，便從林間穿走。白青聞聲欲追，甲擋住去路。〕

甲 我們奉少帥命，因為許仙官身後蕭條，特來迎接小寶寶，到府撫養。你們要小孩的，可到帥府來。

〔說罷，甲自去，白青放聲大哭。〕

〔法海徐步上〕

法 阿彌陀佛，二位姑娘，為何如此痛哭？

白 （不大認得法海）丈夫死了，祇留下一個小寶貝，今天清明來此上坟，却被兩個流氓把我的小寶貝搶走了。

青 （認出法海）原來就是金山大仙人。仙人去年說過相公有難，果然不出一年。現在小主人無故被搶，敢請占占吉凶如何？

法 卦沒有帶，待山人屈指陰陽算來……哦，這小寶寶是當地有名人家接去的。對的，不差，他們說是什麼少帥派人來接去的，要我們到帥府去領。

法 這小孩恐怕不在帥府了。

白 怎樣見得？

法 這個容易。你們想帥府上要這小孩子做什麼？娘，恕我直說，我看還是這位少帥看中了娘娘，故而用此計策，引你去自投羅網罷了！

白 真有這等事？

青 這樣，娘娘可去不得！

白 可是請問這孩子可有尋回來的希望？

法 這個很難。據我推算，這孩子的命中尅爹娘，尅了爹又要尅娘，尅不了娘尅自身。現在自有好人收養，將來成人定可光宗耀祖。這就是娘娘的福氣了。

（向墓前合十致敬）許仙官，祝你後福無量！你泉下放心吧！那孩子離開了母懷，自會有人撫養照應。

〔法辭退。白青空悵望着無情的雲天，悵然對泣。〕

（幕落）

第五幕 攻寺

〔金山寺，鐘聲。山門緊閉，樓頭一僧危坐，正是法海禪師。〕

〔白娘娘小青上〕

娘娘，這正是金山寺。好一個僻靜的所在。

那金山半仙真是與我們作對，我們的兒子爲什麼要他來搶？

娘娘，那天在坟上他還只當不曉得做好人；

哼，這還全是這和尚的花樣？

娘 娘 白

白 青 白 青

青 起初我們亦不知道，後來我買通了少帥府的女傭人打聽出來，少帥並不曉得小

孩子送到金山寺去了，這不是豈有此理麼？

〔小青敲門〕

青 開門來。

〔敲門不應，小青便喊罵起來。〕

青 你這金山和尚無端搶我們好好人家的公子，還不快快還來！

白 還我的兒子來。

〔樓頭和尚若有所聞，開口回答〕

法 阿彌陀佛，下面爲何吵鬧？

白 還我的兒子來。

青 還我的小主人來。

娘 娘 白

法 罷了。

青 閒話少說，快些交出來，否則我們要稟報少帥，說你白晝劫人，來封你這個寺院。
法 難道你們要去稟報少帥？叫他多派人役來接許狀元回去就是。

白 什麼許狀元？

法 這小孩是文曲星坐命，將來定中狀元。

青 不管狀元不狀元，還我們人來。

法 這也容易，你們可到帥府請少帥來接就是。

〔白青相對無言〕

法 哈哈，你們瞞不過老僧。你們就沒有到帥府去過，要去了亦是自投羅網。
白 那麼，大和尚，請你顧念我母子之情，把我的兒子抱給我見一面吧。
青 請你開開門，容我們進來看寶吧。

法 見是可以見，門是不能開。且等老僧去抱來。

〔法隱下〕

青 這和尚真豈有此理，同少帥一鼻孔出氣。這搶小孩的事，恐怕確係他同少帥串通。你聽他口口聲聲要我們投到少帥府去，到那裏自然是自投羅網，小主人還流落在孤山荒寺中。

白 這總是我的命苦。兒啊，你叫我進退爲難！投到帥府，我對不起你爹爹，不投去，叫我
又怎能捨得你？……………

青 娘娘，這事投到帥府恐還救不了小主人，少帥要的是娘娘一個人，進了帥府那裏就讓娘娘去撫養小主人呢？

白 這樣說來，投去亦不好，不投去亦不好。唉，沒有法子！我的兒呀，我要你，我要來同和尚拚命奪你回來！

娘 娘 白

〔法抱小孩上，仍在樓頭。〕

白 兒呀，你回到母懷來吧！

青 大和尚，請你慈悲慈悲，還了我們吧！

白 大和尚，我以慈母愛子之心來求你，求你慈悲慈悲還了我的兒子吧。
法 哼，辦不到。

〔青敲門，白忿極以首撞門，青勸住。〕

青 娘娘，不要這樣。（向法海）大和尚，這是人命的事，請你開開門吧。

白 兒呀，我的兒子，還我的兒子來！

〔法抱小孩欲下〕

白 （忿極）噲，你到底還我的兒子不還？

法 （搖頭）

白 好，我自有辦法！和尚，你可知道我的來歷，現在還是和平解決，免得後悔。

青 （幫着說）我娘娘山裏有娘子軍，那時大軍一到，你這小小寺院豈不容易燒成飛灰？

法 我焉有不知道你們的來歷！來吧，山人下去打坐一會，靜候消息。

〔法抱小孩下〕

青 娘娘，這和尚嚇他不倒，便怎樣？我們山裏又沒有娘子軍，誰來打破金山寺？又誰來放火？

白 青青，可憐的青青，你纔是天真爛漫呢！這個助桀爲虐的和尚，那裏就容易嚇得倒？

青 那麼娘娘自己不是嚇他有來歷，我不過幫着說說裝個樣子。娘娘，我們到底有什麼來歷？

白 問你自己。

青 我自己不知道。

白 青青，告訴你吧。我們原在山中修仙，動了凡念，來到世間。同仙官定情之日，我曾倒了，夢裏重新認識了自己。端陽節我現了本來面目，纔相信夢裏是真。

〔青聽呆了，白附青耳語，青聽了又驚又喜。〕

青 （到底道行淺）真的，我也有這樣來歷？現在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們索性顯點神通，不怕嚇不倒和尚，

白 這事要鄭重，顯了神通便損了道行。

青 但是娘娘，你不是要兒子麼？

白 這真是做人難，做了人便有人心，做了母親便捨不得兒子。

青 管他做什麼？我們犧牲點道行來顯顯神通吧。

〔青勸白，白勉強答應，附耳商量如此如此。〕

〔霎那間烏雲起處，天日無光。忽然傾盆大雨，山水直湧上來。白青顯原形，於電光閃閃中，指導波瀾。水將可及樓頭，法海持金鉢端坐不動，法海舉起金鉢，金光閃爍，雨漸止。〕

法 下面聽着：你妄自興風作浪，你知罪嗎？

白 （聲甚細小而悽慘）我要我的兒子！

法 兒子雖是你的，你要曉得你祇能生不能養。

白 難道我祇能生不能養？

法 （一語道破）你試看看你的本來面目！

〔白羞縮無言〕

法 （接着說）凡人總要曉得自己的本來面目。你本不曉得，直到見了那顆明珠，我就在夢魂中點化了你。你也經過一度內心的掙扎。但是情網難逃，你們終成眷屬。

法

去年端陽，我想指引許仙脫離迷津，那曉得不但沒有，反添了小青的糾纏，許仙也就此犧牲。但是這所留的一點種子，我祇得在清明時節，設法將他抱走，免得再染妖氣難以成人！

哈，領會沒有？快快懺悔吧，願你回到這金鉢來重新潛修千年！

〔法海說時以鉢向樓下擲來。雷聲起處，金光罩住白蛇，水漸退去，白被罩入，小青乘間逃去。〕

〔雷聲依然隆隆，全山黑暗。重見光明時，一僧靜坐茅蓬，山旁矗立一塔。此僧非他，卽法海禪師，亦卽金山半仙歸真之原身；此塔非他，卽雷峯塔。〕

（指塔）唉，這矗立的雷峯塔，代表着慈母親子之愛和犧牲。他日山縱崩，塔縱倒，這做人的悲劇將永遠流落在人間！

〔遠寺鐘聲，夕陽殘照着。〕

編劇後記

襲於冰雪中渡大西洋，狂風怒濤，夜不成寐，因就白蛇故事，草擬劇旨及結構，歸國後，卜居西子湖畔，雷峯塔已不復見，姑成此稿，以慰湖山之岑寂。日來漫遊鎮江，登金山寺，訪法海洞，因就旅次錄舊作以了因緣。

二十六，八，一樵。

（幕落）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再版

◆(82444)

白 娘 一 冊

每冊實價國幣貳角伍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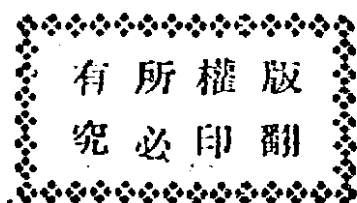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 者 顧 一 樵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長沙南正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長沙南正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各 埠



82

3/28/4

30



54.6
56-8